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

續集

和少編

居處部

建安祝

穆

和少編

鄉里

羣書要語

鄉向也衆所向也釋名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風俗通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

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鄰使之相賓周禮一命齒于鄉里黨正里

有殯不巷歌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

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曲禮五十養於鄉六十杖

於鄉三制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父之所植已尚不敢不恭敬

小弁里仁為美語四鄉人飲酒村者出斯出矣語十君子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語上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滕文公鄉黨莫如齒公孫丑適異鄉者見似人而喜莊子遊於無何有之鄉同上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益州記里社鳴此里有聖人春秋傳借澤巴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賦

古今事實

居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

曾父母國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魯有關里

關里在兗州即孔子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互鄉難言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里名勝母

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淮南子

不以私惡廢鄉

公山弗狃曰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不以私怨惡廢棄鄉黨之好哀八

誑其里社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共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心更微列子

下車過故鄉

常縱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縱曰嘻是也說苑

為鄉里重輕

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漸唐登科記

立粉榆社

漢高祖少時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郊祀志粉榆鄉名故後人用粉榆字為鄉曲也。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万里望

粉榆之鄉

步入里門

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苗晉卿為太守嘗入壺關望縣門輒步曰公門當下祝父母邦乎

南陽帝鄉

光武紀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鄭公鄉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

齊里子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李宝懷明德昔
太中八廷尉吳公謂者漢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
真若分港光隱耀山言其高皆悉稱公然鄭公者仁德之正號
不必二事大夫也今鄭公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子公僅有一
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无駟牡之路可廣
開門衢令谷高車號為通德門

改高陽里

荀淑舊里名西豪穎陰今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
高陽里

月旦評

許劭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君子鄉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至涂耒反有望
廬而反有盜者不辭刑罰勿使王彦方知之號所居為君子鄉
後漢

得鄉里心

曾肅大散財貨甚得鄉里忻心 吳志

鄉閭所嫉

何曾陵駕人物鄉間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 晉書

豐約与共

何琦豐約与隣鄉共之 晉中興書

文里武鄉

范柏年漢中人嘗詣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柏年云鄉
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諒水足以表
名

賊不入其鄉

魏任旄字子筠樂安傳昌人漢末黃巾起到傳昌聞旄姓名曰
夙聞任子筠天下賢人今作賊那可入其鄉耶

穢里

齊劉繪為南東相都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
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之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見鄉人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

文中子
禮祭篇

鳴珂里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道為閭時
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孝悌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大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同里生同曰以下係同里

盧紹與人也與高祖同里紹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紹與

高祖同日

里中子

鄴生傳沛公麾下騎適食其里中子

邑子薦之

朱買臣吳人也詣闕上書久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
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薦其邑人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
虛賦而美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
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鄉人所知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臣之鄉人所知也世說

鄉人作賦

張紘見楠榴枕愛其文作為賦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人

張子綱所作吳志

同里復遷

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善管邴同縣人也及遷遼東而子魚不與

同里開

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開唐文宗記

題邑子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方安取其中者題之價增數倍

詩社以下係同社

孫勣沈彬同游李建勳之門為詩社

白蓮社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

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淵明擗眉而去唐書

推記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纒而鬚美面與身

矣非今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冬道

在心安以疏耶遠笑而不答後靈運果如遠所料盧循反遠與

之執事言於知人之鑑何明於靈運而暗於循如此耶高仲靈抄書記

香火社

白樂天致仕香山口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

上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古今文集

雜著

自州遠景樓記

蘇子瞻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二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令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如也然朝廷以書律取士天聖以前各著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者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法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登家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來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聚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所鼓之而不至久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

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作鼓決漏取罰金贖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太守魏侯布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眾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若之比州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觀其上軾方為徐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軾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追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一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
然且錄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遺蓋耆老皆人出於其
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
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輒稱歸老於此布木幅巾從邦君於其
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庶之遺愛尚未晚也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元晦

道之在天下其實宗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
孟氏之籍本末相涵入言相發豈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蓋天
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
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
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

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
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獻為而忽然知之不然得之者也
故傳說之告高子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
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
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稍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
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皆失之矣嗚呼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
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用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
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贖書凡千四百餘卷列
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誦教而誦習焉其故邑人也而客於閩
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
書以相語感歎久之

近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認後學聖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其無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可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

謝范舍人書

蘇子瞻

載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之上之人文草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最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偁其前而王褒繼其後我冠巾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鄰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

自孟氏入朝民始息有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途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此之西劉又以遠過且留之郡數十其不敢遠引其他孟州我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奉于禮部者九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益有倍之者其去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為梅公之公甫入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為相如王侯又其遠矣某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閣吏進拜于庭以謝万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趙季仁司直督鄉飲酒儀序

黃直卿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受
受禮之也非祖遺且禮之器也脯醢肴魯禮之用也此觀
其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問
睦犯多訟之風心合六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
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二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
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
安請坐爵樂無義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
鄉問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降辭洗遜也父
坐子立弟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
也酬爵不卒不尺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賢德也序坐以齒齒長
也序饌以爵貴也上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
歌闋唯爲單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曰牡皇一者華事君
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

又非但可以親睦鄉問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
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爲此成周之世
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木堂
廢而後供張悅聲伎忘歡教後也樂墜也忘慈也無非
所以感人心也此後世之士大夫皆古之無勤於畎畝者之不
若也然則其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
其可不思所以研明而肄習之乎吾友趙君師恕且不達而忘
其質乎不合而志於古其志固欲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
幸見此書鄉之古志之士講肄此禮或有欲紀其儀節而歸之
木者吾亦不之阻也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
其大要以便刻之於簡首

詩話

鄉里稱序

一曰歸子有其百傳注之李多矣其本意若惟桑為梓必恭
也謂桑梓之類用故義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恭慈之道父
子相與豈特知之之類桑梓公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
也溫公詩語

大賢同里

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田於草賢坊以獨樂名
之始為之君康即溫嘗曰光陵人先守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
也引知道李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有深
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下津之居謂曰程
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
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及脫去
便是林間一野夫草鞋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
信忘機久見我猶穿紫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

相軋任別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声近
亦微斜陽度伯陽雲裏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却甘飛公
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又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後開碧伊
清洛遠崇迴林間尚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
家梁上去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譯君凝望已久花深处
小車來聞見錄

思鄉

遠鄉見續集還歸門



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
不知愛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
焉則必以巡過其故鄉以翔焉鳴號焉踰焉然然後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二年間身
飛及知處走歸窟狐死首丘淮南子願為黃鵠為歸故鄉

傳遊子忘其故鄉公恨以傷懷班彪其征賦雖信美而非吾
士古尚足以少留上蔡賦

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古詩渡馬恋旧林鷓鴣思故棲

孟郊誰能久京洛縑帶素衣謝元暉故鄉離下第今日為誰

開江惣月是故鄉明杜婦小行大刀杜如何連曉話祗是語家

鄉韓一夜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孟郊舊未今已無漫鄉反為各

上遇鄉田舊業歸無地他鄉便早豕羅難逢友入眉脚出色見

歸期韓蝴蝶夢中家方里崔塗全而見行旅門

古今事考

志上風

楚人鍾儀為晉所繫晉侯与之琴遂操楚音晉侯曰樂操上風
不忘本也遂釋之

入楚思越

越人莊烏仕楚之王曰烏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官里耳亦思越
不使人往听之乃為越吟

樂其所自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也禮記

不忘豐沛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從豐沛立為新豐縣三輔舊

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故為笑樂酒酣上

自擊筑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

兮守四方起三立抗慨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豐沛

吾所生長禮不忘耳又曰方歲後吾思魄猶思沛

乞骸骨也

貢禹上書曰臣禹大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誠恐一

曰曠休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
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生入玉門關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
玉門關

避乱去鄉

荀彧字文若董卓之亂京邑皆謂父老曰潁川為兵衝宜亟去
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其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
獨將宗族至冀州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顧竹篠之飲語劉琨曰吾鄉思轉深矣語林

秋思重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西掾冏時執權翰

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二
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
皆謂之見幾

奮懷舊都

柳子厚嘗曰河東吾上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
山氣蓋關左吾因翹二寨蒙奮懷舊都

古今文集

雜著

蜀舍銘并序

蜀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俊民所為記過滇城
劉故而請銘為之銘曰

此舍是蜀非耶亦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可天耶

赤甲白鹽時我眉耶楷節醬灼飯蹲臨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
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素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
陰燕陽魏吳越璫錯裝徇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榮鄉

羣書要語

關

詩曰復此懿親會而增交道榮李自可化鄉里豈推門戶榮曹
風采照鄉閭坡草木亦晶光石山鞍馬僕從塞閭里韓錦衣白
日還家樂鶴髮當年拜壽榮歐路人應羨錦衣榮歐里門每入
從千騎實王俱榮道路光歐

古今事實

佩印過雒陽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倨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
地而謝曰但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衣錦歸故鄉

項羽晉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
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賞臣守會稽

漢采買臣吳人武帝拜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
守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衣故衣懷印緩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
稽吏相與羣飲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餽少見其緩
守邸前引其緩視其印會稽太守草草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
醉大呼曰誕妄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

然坐中驚駭白守相推排陳列中交拜賀官臣徐出立有頃
長安既更乘駟馬中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相如德焉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今有貴客
為且召之并召令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緣
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
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買車
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因
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言得召奏賦為郎其後言功推井駝
者可通為郡縣上以為然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
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為龍於是卓王孫臨邛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

三組夸鄉里

漢武帝以金書敕責樓船將軍揚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
歸家懷銀黃重三組夸鄉里銀黃即也黃金即為主爵都尉
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

衣繡書行

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卿本州可謂衣繡書行矣

冠蓋里

襄陽郡岷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開離壩峻字問里填列世安
帝末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荆州刺史
行部見之動輒各具里為冠蓋里

扶節還鄉

後魏董徽以儒學累遷安州刺史因述戰過家置酒高會乃云
腰前返國昔人無榮於節之鄉一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
匪自天降乃勤孝所致耳時人榮之

不與其類

中亦小時僕射魏元忠遠來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還鄉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為斯及元忠至鄉竟無所販施議者短之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州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者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上之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札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日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駟卒擁後更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庸夫愚婦皆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壁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

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公自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發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

幸嘗切誦公之詩與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長平書

汪丞相畫繡堂記

汪彥章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然獄生甫及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幸野以伊尹聞磻溪以呂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而重也故為名山六川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為貴而以出英賢為貴為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煒絃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衣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為可樂也新安自吳為郡今千餘歲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為最繇唐以來擢殊科登顯仕者固不為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與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

於京師數千里之外為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摠州符入侍出許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為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天下此新安之榮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七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番陽三郡相望其間餘里公乃卜營於水之上將歸老焉築畫繡之堂而命其記之其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偶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於立謫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旌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藉然後退從亦松子之遊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其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為天下國家慶又豈特為新安之榮而已哉

夸耀鄉閭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終竟之妾以自贖也而剗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怨迺復於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身歆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乃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志林

古詩

畫錦堂詩

韓推主

古人之富貴歸於本郡縣壁君不錦游白畫自光綸不則如夜行雖罷胡由具事累載方冊今復著便說以紆太守章或擁使者傳歌焦忘故館滌器掃前賦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狃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子來舊鄉意非在衿術以疾而量力懼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冀鄉便帝曰其汝俞建彝往臨毀行路不云非觀歎溢郊甸病軀諧少休先寵遂完繕歲時存父老伏臘潔親薦恩祭孰与偕衰劣愧獨擅公餘新此堂夫豈事

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託紳弁重祿許安閑傾已當統戰庶一視題榜剛念報上春汝報能何為進道確無倦忠義每大節臨石鳥可轉雖前何鼎鑊死耳誓不變丹誠難悉陳感泣對筆硯

律詩

送楊少尹赴蒲城

張籍

官為本府官自祭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借游寺表舊雁識新別橋邊樹亦成公事多閑詩更好將誰相送上山行

寄題相州祭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內社稷臣素蕪水火道擁如雲金貂爭看負丞相相迎舊使以爲止軒輿不吝故里已將鍾鼎勳不須授簡平津客好學車津自有文

送楊可久第還鄉

梅昌言

君恩兼坐其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春色殿前初脫白秋風隴
上見林黃偏留乞紙呼先輩喜看監袍到故鄉科第孝思俱已
遂却經劔棧莫更涼

詩話

守本郡不阿

包孝肅亦合州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
俗稍稍議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為棟真剛
不作鈞其守正不回如此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

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續集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人居處部

宮殿

羣書要語

宮殿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釋名宮謂篇曰殿
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作前殿上可以坐乃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掌宮止掌

王宮戒令糾禁周禮大備曰蔡邕公今為禁中門閣有禁非
侍衛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白主台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

後世言楓魂被衣夜帝居屋宇也言於此木於宸中何曼照遊

閭闔觀玉臺天門開欲湯後書木棟槍鼎以為儲君

作木槍相疊為柵也。儲胥武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宮後如露寒
儲胥二館長楊賦珍臺間館璇題玉興應劭曰題頭也。孫移之
頭皆以玉飾。甘泉賦卅地。以川淹泥塗殿上地。梅福傳注玉
除彤庭。西都賦攬椽流於島光。方自於西清。西廡清閑
處也。揚雄賦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之物。所以厭火。風俗通
宣政門內有宣教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
長安志。殿度曰掖門。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掖也。成帝紀。都
銅雀臺。晉書。虎豹九閤。象害下人。此是詞。青瑣。刻
為青瑣文而青塗也。後書。皎白間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
外燧張說注。白間總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
類。魏都賦。端門出周勃傳。師古曰。殿之正門。後書。寧首謂路門
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寧立之處。因名為寧。李巡云。正門內
兩塾間曰寧。曲禮曰。天子當寧而立。釋名。關宮門。雙關。鄭眾云。

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
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是觀與象魏闕
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雙闕。並釋名。闕觀也。古
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
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其
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蒼龍
闕畫蒼龍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崔豹古今
注。觚稜而棲金爵。觚稜闕角也。金爵鳳也。西都賦。
詩曰。綉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謝朓。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
前人謁帝蓬萊宮。李。召見甘泉宮。高適。二十六離宮樓臺。與天
通。李。听鍾出長樂。傳。鼓到新昌。白。旌旗映闔闔。歌吹滿昭陽。王
維。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杜。九天闔闔開宮殿。力
同衣冠拜冕旒。上。維。金闕曉鍾開。方。玉階仙仗擁千官。岑。參

陰沉鐵鳳闕杜贈崔評事鐵鳳橫空飛絲繪東坡卧听風簷鳴

鐵鳳東坡双倪蟠礎龍纏棟金井輓轡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

鈎大苑立仗朱絲鞚東坡谷西掖諸公恍々玉宇龍纏棟詩二

金鋪獸鬣環梅聖俞庭槐似識天顏喜弄破清陰作兩龍坡日

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弄交翠坡和御製詩自注云亦英閣

古今事實

上古棟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堯十階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李斯傳十階三

尺通晉

禹卑宮室

禹卑宮室而尽力乎溝洫

公劉卜居

駕公劉既景迪則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大正崇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卑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妻女聿來胥宇

曰止曰時樂三于茲

宣一考室

斯于宣王考室上堯下簞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伊何維熊

維熊

無王消都

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列子

故宮木黍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尺為木黍

閔周室之顛覆，竊徑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王風箕子諫紂不聽，其後箕子朝周，盡其放墟城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宋世家

衛營宮室

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秦阿房宮

秦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闕道，自阿房渡渭為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漢未央宮

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洵一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壯麗，死以重威。

置酒前殿

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受釐宣室

文帝思賈誼召之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

長楊宮

長楊宮本秦舊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也。三輔黃圖：成帝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上將誇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罟，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狐兔麋鹿，軼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上林館，還上長楊賦。揚雄

甘泉宮

漢武帝立泰時于甘泉以柏梁災受計甘泉

建章宮

漢武帝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初柏梁殿災聖巫占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度為千門萬戶在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於上下宮之正門曰闔闔本紀武帝太初元年乙酉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之屬立井餘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長信宮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日一朝長信宮東方朔傳又名長樂宮

承明廬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嚴助傳君厭承明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

宣室決事

宣帝辛宣室齊君決事注宣帝布政教之室也

魏夢堯化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鴛鴦何也宣曰當有暴死者魏志

晉宮門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款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唐長秋宮

唐皇后居長秋宮

龍尾道

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詭曲七轉由丹鳳門北堊苑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攔檻悉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

泚宅編

諫治洛陽宮

唐太宗曰朕欲營一殿鑿秦而止正觀三年以旱避正殿張元素諫治洛陽宮

延英講論

憲宗朝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寒也。文宗統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召見金鑾殿

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

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洞開諸門

太祖命及晉太寧宮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延壽字文考

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讀之以簡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弱而死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孫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公堊堊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孑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求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昭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清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評德音昭乎声物以賦頌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魯君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首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叶神道而太寧於夏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圭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差我罪鬼危魏嶮嗥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倘倘豐麗博敞洞轆轤方其無垠也况希世而特出荒環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嶠岫平青雲鬱缺北以增峻前綉綾而龍鱗泊磴磴以璀璨赫燁二而

燿坤狀若積石之錯；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周連以嶺厲朱闕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閭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壅夫太階以逸其堂俯仰顧瞻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滌滌汙；流離爛漫皓望曠曜以月照丹柱斂絕而電庭霞駭雲蔚若陰若陽濯濯灑灑亂燁；煌；隱陰夏以中雲雲窳窳以聿嶸鴻濛濛以曠濶颯；蕭條而清冷動滴漉漉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首嘈；以失聰目瞶；而喪精駢密石与琅玕齊玉瑤与壁英遂排余棄而比入宵講；而瞻樓旋室顧始以窈窕洞房叫條而幽邃西相踟躕以閉夏東序重深而奧秘屹鏗暝以勿罔宵驚繫以懿薄魚棟；其驚斯心惚；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靈翳陬陬危雲起茲奎離樓二間四表八維九隅萬縹叢倚崑阿相扶浮柱岷嶺以星懸深曉峴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蓮；而騰湊曾樓樓；古豈以安

我曲研要過而還句之極橫羅以載香女立夜掌目孟找研而
斜據候嶠以橫出互點糾而博負下弗辭以確錯上峭嶺而
重注捷儻麟集支離分赴縱橫絡繹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
天窻綺肆圓淵方井反植荷蕤發秀吐榮葩落披敷綺房紫的
出窻垂珠垂紫藻梳龍補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虜攬擊
以梁倚化奮疊而軒警虬龍騰紫以煇煌若動而騰躍朱鳥
舒翼以峙衡騰蛇蟠蚪而連棟白鹿子規於棟檣蟠蛇轉而
承楣狡兔踞伏於榭側援流攀椽而相追交熊蚰蝮以斷二却
負載而躡蹠齊首用以瞻躬徒賦一而採二胡人遙集於上
搥儼雅臨而相對乞欺猥以鵲耽呼與鳥交顛呼與類連而
睽目睽目狀若悲愁於危處惛頓感而含悴神仙出於
棟間玉女闌窻而下視忽矚眇以響像告鬼神之鬚鬚圖畫天
地品類羣生雜物奇侘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川青千變萬

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遠古之初五龍比
翼人皇九頭以義鱗身女媧蛇軀鴻荒僕略厥狀睽肝煥灼可
觀黃帝唐虞軒冕以肅衣裳有珠下及三口淫如亂上忠臣事
子烈士貞女賢黑成敗靡不載叙惡以誠世善以示後於是乎
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晉曲九成
屹然特立的爾珠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綠雲上征
中坐垂景煥照流星千門相以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河空躍之然之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
之後才誰能就成乎此動據坤靈之玉勢承蒼昊之純毅包陰
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媪玄龍騰海於陰漢甘露被宇而下臻
朱桂照耀於南北芝蘭河水東西祥風翕習以雖灑激芳香
而富芬神靈挾其棟宇暨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
漢而又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享之壽可貴甘若斯孰

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五馬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言宅禹貢
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
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臺擲堵我民之
廬海漕山會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二萬國魚貫而
趨惟 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
帝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憚
八區封豕必誅長鯨尺剝虎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
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
極之非制濬紫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万世禹之卑宮
蓋勿暇之計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
所視况我力如天我貴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

足為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儻功臺卑者豐棟
易而降祿斷而磐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鴻運風雙
龍蟠首若鼇載宮丹楹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
楣焜耀彫拱玲瓏椒壁塗赭綺窳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峯平
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門呀洞缺若
天之列縱率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燦人光景明滅舞陽之力莫
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扶其下則冠蓋威蕤劍佩陸離車如
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兼垂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
來之由此競奔湊於玉墀尊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
庶尹乃拜表肅壇謁帝未央以洛大壯登詩求昌曰
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赫 宋
德也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
觴且置高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記乃

知平夏德之衰頹室且庇商政之壞傾宮大修楚王章華一身
何寄秦皇阿房三世而棄漢武柏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
尋至豈非乎禍主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
色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齒其
謾不已必杜忠義溺逸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
皆知之得以趨避滯於土木惟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
幸君觴恐驕朕意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冰終日揣
揣當其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以退咸呼万
歲

選德殿記

洪景盧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 詔臣邁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
治亂事及 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
褒貶數百言臣既歛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

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蹠出令圖
事揆策先適而不在是凡燕游声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唯
不可好然亦所不好獨以間暇取尚書及資治通監攷三而讀
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具戒其所以壞口
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近侍外臣書牋及訪大廷廉陛之
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
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為朕
記之臣乃離帶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
于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為後人所傳誦後
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三代而下至于後
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以成敗之林渺若淵海
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監存焉亦書
亡然後通監作茲其是與 陛下受天命克已厉精綜練名寔

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爲駿替以爲決未嘗不本原於一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弄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寔出於一堂之中乃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怒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况於聽受天旨恩紀卓異爲无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天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治一州折獄致刑擗扶微滿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於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樓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鴆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爲何如哉文宗外憂藩鎮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莫夜計之而訓注之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甘露之悔勤而不明爲

何如哉莫盛於太宗而復不克終猶見於魏公之十漸故臣以謂唐二百年夫本朝爲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爲然今陛下橫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史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著一致猶以爲未足也而又朝於斯夕於斯舜好問而察必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昃不皇食昏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疆不息然始毋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爲心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大之所以爲天也臣敢以是爲陛下獻歲二月庚午左司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直鈔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古詩

隋宮

鮑溶

御街行客路行客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種田湯帝宮零落池臺

勢高低禾黍中

鼓吹曲

謝元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帶綠水迢迢起朱樓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
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九成宮

杜甫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
宮雘憑風迫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
梁鑿翠開戶滿其陽產靈之其陰
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嶂
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
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无新增修尚
直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
是雕墻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
又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連昌宮中薤宮行歲久无人森似東
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

花紅蕪二宮邊老人為余泣小年
還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
樓大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
尽珠翠炫轉燐煌照天地歸來
如夢復如癡何暇滿言宮裏事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煙宮
樹綠茂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
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
奴蒼髯如頭郎伯須史官符又連
催特勅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
睡紅銷前雲鬢飛來飛上九天歌
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
邊遊備采州徽色二池放轟錄續番來名 少暮擊笛傍官墻
偷得新翻數般曲半明八駕發行
官万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
仗遊故蘇揚氏 諸姨車闐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
過龜公 共頻不敢藏百姓无声淡
燔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
家言行宮前莊園燒尽有枯井
行宮門闌樹宛然尔後相傳六
皇帝不到離宮門父 閉往來年少
說長安文武樓成花蔓廢去
使因斫竹德 直門開暫相逐荆榛
掃比塞池塘孤鬼嬌癡

綠樹木舞榭歌館其高正文窓窈窕紗窗綠塵埋粉壁舊花鈿
鳥啄風箏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地出燕
巢盤閣棋蘭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大真梳洗樓上
頭長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指似旁人因慟哭却出
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二孤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
骨悲太平誰致此者誰翁言將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
崇宋瑒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變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
无江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未姚宋死
朝廷漸二由死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
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与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
五十年來作瘡痍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總下兵蜀平官軍又
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二耕種官前道今年不遣子孫
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律詩

隋煬帝作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無數後宮多不
得進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
左右取以進有詩五首云

庭絕玉簫迹共草漸成巢隱一聞簫鼓君心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非未翻強歌庭花方爛漫無可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此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一及揚花意春亦隨處飛
祕閣向山并彫房鎖玉人七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張祐有宮詞白傳稱之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双溪洛君前

古行宮

王建

寥落古行宮一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宮詞

杜荀鶴

早被輝煌誤欲社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
碎日且更影重年二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宮詞

王建

蓬萊正殿沐金華紅日初生碧海濤開着五門遙北望柘黃新
帕御床高

五更五點索金車
放宮人出看花仗下一時催立馬殿頭先
報內園家

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
拜謝君王

每夜傳燈熨御衣銀燵籠底火霏二邊斤帳裏君王竟上直
聲鐘始得歸

床前謝賜紫羅襦不下金階上
畝輿官局摠來為喜樂院中新

拜內尚書

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衆家
摠待別人般數盡袖中捨
得壽金芽

兼洗手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
敷裏遺拋金橘子在前收
得便承恩

風簾水閣厭芙蓉四面鈎闌在水中
避熱不歸金殿宿秋河織
女夜燈紅

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囑內監
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
進鳳凰衫

黃金合裏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
一一傍邊書勅字分明送
與大臣家

宮人早起不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
乞與金錢並借明外頭還
似此間無

小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乞與名夜掃玉床朝把鏡黃垂皆
不教行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
覓洗兒錢

羅衫葉葉綉重金鳳銀鵝各一襲每遍舞頭分兩句太平萬
歲字當中

牕戶院相當揔有珠簾玳瑁床誰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
是炷荷香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飛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
牛織女星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燒煙如白晝沉香火
底坐吹笙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打梨園縹蒂花千年一夢歸人世絳綵猶

封繫臂紗始於晉武帝選上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

魚藻宮中陳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
頭積漸多李石開成東詔錄文宗因語德宗亦著雞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
憾五更風

日晚長愁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
時不忍燒

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部歌新曲唱著君
王自作詞

武宗怒一宮嬪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詞當釋之遂
進詩曰

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
房拭淚痕

宮詞

韓渥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未歸花着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宮詞

王平甫

厨船進食候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前宣索贍，隔花催喚打魚人。

殿頭分給買花錢，滿殿宮娥盡十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宮詞

徐仲雅

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朱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望華清宮感事

許渾

聞說先皇看碧桃，日華搖動舞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迥，雲捲珠

簾劍佩高雙鳳，北歸山寂寂六龍。西去水滔，蛾眉沒後巡遊少。瓦落宮墻見野蒿。

華清宮

許渾

樓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閉鎖青春院，廉垂白日長。草色芊綿侵御路，泉聲嗚咽遶宮墻。先皇一去無回駕，紅粉翠鬟空斷腸。

古行宮

章孝標

瓦煙踈冷古行宮，寂寞柴門暗鎖空。殘粉水銀流砌下，墮環秋月落泥中。鶯傳舊語嬌春日，花冪嚴粧妬曉風。天子時清不巡幸，祗應鸞鳳集梧桐。

隋宮

李商隱

紫宮殿鎖煙霞欲，取無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口角，錦帆應去天涯。于今覆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

主其且重門後庭花

詩話

御溝流桐葉

顏况在洛乘閑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去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杏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与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葉上得詩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吟情自嗟不及波中葉滿漾春取次行

禁溝得紅葉

唐憲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一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寄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与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

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詩於是相對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

戰袍中得詩

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沙場戰心苦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進呈明白以詩備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閱之迹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戰袍中得金釧

唐僖宗朝与馬劉袍千頭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釧一其詞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閉

令馬且赴關以言人賜直為妻

知宮中事

王建宮詞舊跋云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籍最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管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以相譏賦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亦教騎官承出旨還家少獨恣邊情出殿遲不長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誦似此作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李後主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晝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鑠猶垂三殿簾櫳階前御柳

搖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鷲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侯翺錄

殿庭植槐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 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 朱氏語錄

官解

羣書要語

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大微之象退之孔幾墓誌云臣與孔幾同在南宮

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 唐百官志 諸校列

坐堂阜下注屋无壁曰皇 朝建博慶屋一揆華屏齊榮肅爾階 闕重門再高師月爰止毗世作植注府寺之制其間一揆而墻 屏之設亦齊有之闕兩階之間 魏都賦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

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圻父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听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續世說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侯籍錄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稱謂訛也演繁露古詩蜜蜂之碎曰齧華華雖无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听事吏卒因之亦致其恭天子御正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藝文類聚申者吏以晡時听事申旦政也談文

詩句不見公与相潭二府中居韓勤來得暗語勿憚伯宗厅韓蹀躞先駕籠銅鼓報衙柳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張籍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韓看君擁黃綉縮卧放晚衙坡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齊安郡走馬西來各開府坡况我官居似蓬島坡嗟我官居如傳舍歐

古今事類

聽訟甘棠

甘棠召伯听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正堂舍蓋見寓公門

官舍裡性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性前尹不敢居之廣後於壁穿中得狸殺之性遂絕

省中多鬼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舊官屬居省省中多有鬼性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

官舍鬼去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

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群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自是郡遂无患

皆無公解

國初京師職事官旧皆无公解雖宰相執政官亦儻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石林燕語

始建二府

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曰位謂之八位

謫居無公字

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字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字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命

正寢待兄

呂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碎

微仰云界以中雷即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冠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以權不可以擅去貴不可以擅畜玉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開私離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刺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素不當刑案不封聞流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

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
鉞有旒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
之不嗣周公遂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虜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
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書史
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斯記云

待滿院記見明詔用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
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千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盡去惟負責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
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
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澁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

退不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
悶官不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
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上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
暇佚惟司馬緝二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
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營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
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
上州司馬秩粟以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
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慮
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隱者余位是郡
行四年矣其心休二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
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皆為富州民朋吏黨分土鄭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
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言蓋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
而一碩法州遂瘡痍中丞張公歷刺而雲陽用清白端
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
勢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
皆蕭然而疲公噫胎良父於是火新其典為之開之以脩省簡
便鍵之以勤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
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以職威令神行惠利川
流未及再昔者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擢載路而歌曰
昔吏施二今吏箴二公能馭之雖亦為鉅趾亦為廉始紉而苦
終優以恬昔民嗷二全民哈二公能撫之雖寡有治濟亡既來
係統先具汁必盡開嚮覆官會二無斗糧二公來幾時積粟梁
嚮閣官庫二無尺縑二公來幾時山積二瑞露落二降于公松

瑞蓮荷二合帶公池二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異聞京師
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史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
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旧
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聽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
只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受
武才略若不清華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
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
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
間倉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甚甚惡彊富殆無存者
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
廩而編問諸善或不徐李一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

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紘年月則日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澹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夸名數或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率曾臆用為鑒戒昭二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員虐政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復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特號君子之清者蒞此孰視焉而莫之

省豈其難乎予也魯不知乎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以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應教為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顧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効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嚙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耕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墜于而為

文丞廳故有訛壤漏汙不可讀斯立易補與瓦墁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鏡
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
有公事子姑去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見燕飲門

同安官舍夜作

朱元晦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國異時
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卧塵思一蕭疎

窻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脩然形神罷拘役暫愒豈非
閑無論心與跡

題大和主簿趙昌父思隱堂

楊廷秀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

無唯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叫怒小兒
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
蒼苔搖綠雲月梢風葉最關身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

好春

律詩

城南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齋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
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激二波頭細踈二雨
脚長我來閑濯足溪漲欲浮珠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旁欲知
知路路幾盡外行風牆

金陵郡文奇

王介甫

謬經松老始慙二為吏文書了即林深炷爐香閉全閣卧吟簷
一雨寫真秋

六百五十四

黃魯直

平湖鏡台山無盜官庫長閉卷有金安得終身為樂冠不餅兒

女亦三不音

詩話

錄莎廳

河中府舊有錄莎亭唐人詩云錄莎亭事舊鳴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續集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居處部

館驛

羣書要語

館舍舍也說文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六帖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廡廡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

路室路室有安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周禮地官凡諸侯入王則沛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館

秋官司寇克勝則傳遽告功於王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江漢詩記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子曰生於我乎館

死於我乎殯禮記之遷逐旅蟲蛇於海阪遇夫人之來使闕公館而羅蓋韓別知賦

風帆數驛亭其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其李鑿駝驕古成
露雨暗破驛樓無浪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柳至今歸
計百雲山未免孤裘眠客舍 章臺折盡青柳枝

古今事蹟

適館授祭

緇衣美武公也緇衣之宜於澣予又改為芳適子之館於還予
授子之祭芳

賓至如歸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
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澣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
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
其閭闕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
異客何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山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賁其
事實至如歸尤事消患不畏寇盜亦不畏燥濕今銅鞮之宮數
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以賊公行而大厲
不戒若又初墻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若幣幣垣而行若
之惠也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
罪也乃築諸侯之館襄三十一

有壞必葺

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餽執昭子寘於其使更潘之昭
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日如始至 昭三十二

致籛受館

單襄公過陳陳不致籛司里不授館國語

假館於業

孟獻子曰曹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舍館未定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昔者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己罪

傳單驛騎

田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軛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高祖紀

孫弘起客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次才次曰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後李蔡嚴青程趙周石慶繼踵丞相者各館立墟而已至賀屈整時壞以為馬廄庫奴婢室矣

置驛迎賓

鄭當時置驛馬日郊迎賓客縣次與給食田次路也

弟如傳舍

許伯入第查見解謂曰此如傳舍閱人多矣詳見里第門

承長不忌

趙孝平主莽時父為田木將軍以父任為郎嘗苦歸步擔欲止郵亭長不納問曰聞田木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平曰尋將

到○劉龍先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車傳舍亭吏止之曰整頓以待劉公龍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師厨傳

漢宣帝死康詔更或師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書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舍言脩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謫使代郵

楊震傳云謫震諸子代郵行書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

亭有鬼

東漢上林除郤令到官至聚音古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僻即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為亭長所殺明日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收繫獄虛館以待

管寧與王烈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待之

移牛屋

褚公哀為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乘估客船送故史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身送客至浙江客不喜車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傍徨問牛屋下是何牧人吏云昨有一客公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送問儉父欲食餅不好何等可共語褚因牽手答曰河田褚李野遠近久承名令於是大遷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与之宴酌言色无異狀如不責公送不界

投驛不讓

唐王績為御史白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七良夜至積不讓中人心擊積於面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

參軍

快事於解

李吉甫改補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番除其解以視事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南州會方士趙暹真擅乘驛馬元裕詆
曰天子置驛爾敢乘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其以聞

驛舍美婦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
曰今日見君必有疑侯君回轅別圖後會鄰書六川中狗百姓
眼馬撲兒御厨飲丁晉公曰此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古今文集

雜著

管城新驛記

劉禹錫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達尉武
牢而咽東真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駟逝不時四
門牡鍵通文弗禁更請手外隊永永安制曰可守臣奉詔无
微命无奪時靡羨財募游于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晉說琢
石而紀曰在允之方面玄負陽門街周道墻陰行桑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堅塗宣替鏡壁剛滑術精于內也遽戶
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示礼而不恩也內庖
外廩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更有第
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擊行者有別邸周之以高墻乃樓其
門勞迎展蠲繁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煙四
時万象來賦於我走轂奔蹄喘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
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為雒州非聞
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迂于外也前此二千石豈言之

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可惜乎

褒城驛記

孫樵

褒城驛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
敗而膠庭除其蕪堂廡其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
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驅奔
輶以去以來輟交蹄剩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
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
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舫碎鷁而
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尽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集於
堂凡所以汗敗室庖廢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
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啻曩類某曹八九輩雖
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
叟笑於旁且曰幸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无金革之

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者益寡生民日益
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
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
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者三歲而更故州縣之
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縣令則曰我即
去何用如此當懸爵購賞執飽鮮囊帛置金笑与族終嗚呼州
縣首真驛耶矧更代之際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官州縣者乎
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誰哉予
既指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壁

古詩

題小猿叫驛

黃知命

大猿所能小猿啼著裏行人白晝迷思藤牽頭石齧足姬牽兒
隨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

律詩

宿杉蕪驛

鮑昭

溪籬舊名杉煙光雨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

宿洞口驛

錢起

野竹通溪冷泉聲入水鳴往來人不到寒草上階生

山館

杜甫

南園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閉雞鳴聞前館世亂敢求安

登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鴈渾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氏草一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

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

孟浩然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把酒孤屿共題詩解院隣蛟

寒人煙接島夷鄉關方餘里失路一相悲

題死溪館

李白

吾憐宛溪好白日照山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巖端上下今獨擅名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劉長卿

千古已丘成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森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跡客早晚達瀟湘

題渠城驛

元稹

巖秦修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万竿竹又栽千樹梨四年三月半新築晚花時悵望東山去等閑題作詩

宿山驛

張濱

驛在千峯裏空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无隣月白翻驚鳥雲閑欲就人祗應明月鬢更与老相親

邯鄲驛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看遠行人。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湖逐客，余自武陵紙召赴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劉禹錫

雲雨江湖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題驛舍

盧秉

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黃梁買酒尊。但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軼過之，以其壯麗留一絕云。

蘇子瞻

簷楹飛舞垣墻外，桑柘蕭條片斧餘。及賜昆邪作奴婢，不知賞得此人无。

汲黯傳云：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以謝天下。

宿皂口驛

楊廷秀

倦投破驛歇征鞍，喜見山光政蔚藍。不奈東風无檢束，乱吹花片點征衫。

題湘中郵亭壁

左鄴漁隱

臺二山腰繫冷雲，疎二兩脚弄黃昏。松声更帶溪声急，不是行人也斷魂。

友人適越路過桐庐寄題江驛

李郢

桐庐縣前洲渚平，桐庐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過日仍聞官長清。麥隴荒涼當水店，鱸魚鮮美稱尊羹。王孫客棹殘春去，相去河橋羨此行。

宿黃花館

楊發文鑑

孤館蕭條槐葉稀，暮蟬聲隔水聲微。年三為客路，无尽日二送
人身未歸何處，離鴻迷浦月誰家。愁婦擣霜天夜深，不卧簾猶
捲數點殘螢入戶飛。

詩話

空館女歌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二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
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草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
忽有黃衣人曰：妾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琴，斂
數隻，幽在錄。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吉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
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損名驛婦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
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
陶委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適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令妓騰
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蘭衣，為驛卒女。穀見之，
而喜，遂犯誣禍之戒。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
抵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尺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
續斷弦。是何年。明月中，三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
騎蘭出歌，續斷絃之曲，有鴈穀大慚而罷。冷齋夜話。

第宅

羣書要說

宅擇也。言擇吉地而營之也。釋名：室有東西廂，曰
廟。无東西廂，有室曰寢。无室曰榭。无室曰東，北隅謂

之室不雅樽檮梁也築室百堵西南其六受居爰如風
雨攸除鳥鼠攸去如歧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暈斯
飛同上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詩伊城在室螭蛸在
戶町曠鹿場智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東山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塗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既庶為父居室為後曲禮正中曰棟次
曰楹儀禮注具饌於西塾注西門外也同上設洗直於東祭注
至翼也室東南隅謂之突室西南隅謂之奧七尺曰仞八尺曰
尋同上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注室長一丈高一丈而環一
堵為方丈故曰環堵之室高注華門圭竇注蓬山注甕牖注圭
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瓦安於室之
東西為赤白成糊之象日月也程泰之演繁露國宅无征注城
中宅无稅也周禮楚子成章華之臺古諸侯洛之注宮室始成

不之為落左高其開闔左使營夷裘吾將老焉左子罕曰吾濟
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周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也而在蕭牆之內也注蕭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礼
至屏而加肅恭焉謂之蕭牆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淮南子今
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
屋吾台上博高祖詔列侯食邑皆賜大第至更二千石受
小第室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以書對維列侯食邑不滿万户
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初高明之居鬼瞰其室
揚新濕房承其東序亦室如其西偏何星賦大厦耽耽文選
厚標大厦夷庭高門柳七徒終日各有可存文選霜斤沐楹
玉沙築礎重閣上置泉輝瞻星揆也三編籍交緝寒
茅構鳴喚之所集築時畦入所以祀澤而刊樹山如基而剪
巢決滄灣之汀藻寔并終之浦勿織宿禁必以門藉竹然而為

口既取蔭於此廷樾。因離於方杜沈約郊居吾歸。尾自居而趾移于
間。衰伐惡木。荆與草前。相後。各心舒目。行忽焉。其飄浮上騰以
爐雲氣。乃山面內重。江東隘窄。所未觀。然其罕見。柳文因高而直
之阻。以面勢。无權。權節。就之華。不漸。根不萌。芽不列。皆以白雲
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甘。侯也。辨茅亭。記。茶。翠。詞。壯。絢。維。繡。錯
同。堂既成。驚以白雲也。省費地也。時无。在。堂。工不能。亦。縫。其
上大雨。溝下。如注。為天。方晴。烏攫。擊。不少。言。對。鷲。且乳。室。院。階
而取之。紛。二藉。二鳥。汎。掃。能於奔命。於是。議。易。以在。洪。萬。東。堂
記。蛛都于。簷。蜂。滿于。房。蟻。同于。垤。諸。宮。于。總。是。四。物。者。眇。麼
類也。一不當其。吾知。羣。比。為人。而不能。知。惑。矣。洪。必。算。軒。記。余
家貧。數畝之宮。有二十楹。凡弟。環而居之。而又有附。屬。其間者
六房。所得財。文五瓶。鑿山。衍皮。置鶴。列婦。子。揮汗。成雨。左足下
樹。右履。已及。寢門。之外矣。方春。雨淫。漏无。乾。處。寒。廳。之。下水。可

涉也。高風一下。喘乎其將壓焉。洪草堂記

詩句 歸身逢草屋 選 茅茨寄短椽 杜 茅簷古木齊 王 華屋豔神
仙 杜 當与持斧翁 前 溪伐雲木 李 具桐猶識井 看 柳尚知門 江
撫旧宅 蝸涎盡 畫梁 杜 牧潭 黃 復居咳唾生 餘 響 并 山 一 林
瘦竹吾菟裘 坡 幽居地僻經過少 杜

古今事考

孔宅聞絲竹

魯共王好治宮室。築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王又升孔子堂。聞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字。

美哉輪奐

晉獻文子成室。巫大夫發。頌焉。張老曰。美哉輪奐。夫豈足以歌
於斯矣。於斯。斯。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是。全。而。頌。以。從。先。大。夫。於。北。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檀弓下

買宅曰汚

高祖數使使問諸將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買以自活上心必安何從其計

觀地法得舍

平恩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醉仰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陳舍所問為矣惟謹慎為能久

田宅分人

吳漢嘗出妻于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以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中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續出

起自曰琴

吾丘壽王傳今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

以泥謝客

曹操於譙東築精舍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

借屋得罪

丁謚為人亢毅常於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
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鄰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
等人促可使去王怒其無礼還其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
臣子原之魏略

求田問舍

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夫所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
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遜宅與兄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壯常移住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

意便使兄生別傳

角巾東第

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為容棺之墟

推宅与友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并堂拜母有無通其本傳

借宅栽竹 見竹門

甥成宅 見甥門

題門賣宅

齊吏果之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賣宅不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灣下標榜賣之將買者問故亮曰為宅中

施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厚實不矯飾如此

因產木辭官

後魏王羅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問其故羅曰京洛材木尺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所求假如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問又違憲治以此致辭耳

兄弟神宅錢

宋蔡昱示公郭祖一宅以東宅与兄軌二送錢五十万禪宅直與宗白世口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

贖魏證宅

李師道一私致八百万為魏證孫贖故第白居易言證任宰相太宗用毀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白傳

蘇野堂

裴度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關雒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
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
野服開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
間事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又
宗復詔節度河東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未幾度薨

疏沼種樹

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无不言為當時所忌乃放意文酒无立
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誰
自號醉吟先生

輞川別墅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菜羹
普半反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詡為樂
詔不毀宅

田游巖隱其山高宗拜弘文李士乘傳赴都帝營奉天宮游巖
田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七氣索然

浮屠泓与張說市宅戒无穿東北隅他日惟宅氣索然視隅有
二坎丈餘為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效說將平之泓師
曰客土无氣与地脉不連墜身墜而補他肉无益也

重閣梅壁

李林甫為相自目結怨者多莫利客竊發所居重閣梅壁銘版
斲石一夕再從家人莫知也

浣花堂

杜甫在武都劾宦即度使裴冕為卜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
或以為匪取武非也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郡使使于頓求買山錢頓与百万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言其宅与程應二季家疾病實与何文二先獨持大
刀暮入此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衣赤冠赤懷呼曰細腰
細腰應諾問以有人氣答无便去又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
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言誰合云世梓也今在竈下交搗
得金三百斤燒去并由此大富宅遂清年

相宅吉凶

唐僧泓師云長女為寧坊東南是金蓋地文邑里西是玉杯地
後永寧為王鐸宅文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弘及史憲
誠壽所謂金蓋破而成馬燧宅為鳳城園所謂王杯破而不復
完也盧氏雜記

厚遺宅主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
得非舊宅廡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尔矣
其主堅辭不獲必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初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大師公撰即洛之道德坊營其地中營起屋
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以馬君實亦在洛於其牙穿地深丈余
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佛唯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
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
聖史

室美可懼以下條後大

智囊不為室美士苗夕為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
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二木勝人巨懼其不安人也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

口為美室

宋向成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開第康莊

自淳于棼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

大屋尊寵之鄒爽傳

宅甲諸第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拜相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蚡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為人起宅

邾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

為戴公起宅其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宅屬他人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所事極高壯椿往為本郡人呼為王太原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宅木幾尔朱榮居椿宅然封太原王焉

木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

號木妖旧部新書

果市佳宅

唐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眾以其與書生素无資皆竊笑他日自有佳宅直二百万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

必買此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洛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錄異記

勞撤民廬

安樂公主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勞撤民廬怨聲轟然集成

集藏空殫

六帖

秉燭一臂

郭從義鎮河陽於汝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礧既庫亭閣無不滿具築成約費白金五十錠次平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治第完壯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為

堂上以方磚鑿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

乘車一遊

趙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万數及宅成韓王特為西京留許已病矣詔許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也至于捐餘不復再來矣

陳水

一登西樓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為闊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有與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脩不得

筆談

蓬口乘樞

以下係卑陋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以為牖上漏下濕坐

叩弦歌 莊子

在區巷

顏淵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宅窮陋也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今後出賢師吾儉不賢母為持家所奪

以滌為門

一區觀足

河間王孝慈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元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劫

何以家為

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蓬蒿隙宅

後漢張仲蔚蓬蒿隙宅唯開一行徑

不事一室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在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小宅離垣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慮猶宿尚海隱之為所得又方得反數畝小宅離垣側植竹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

寺古以名

晉羅含為桓溫別駕以解舍租擾於城西小洲立茅舍以居織草為衣帝亦不與之安如也

樓臺蕭然

陸澄環堵蕭然不敵風日恒覆穿結單瓢屨空晏如也

切青華夫

後魏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更修繕起堂無返生還曰今強寇尚游虜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

子弟毀宅

蠅牛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屋於河間號蠅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宿雪中袒卧人視之並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小舡學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派東山武術問住河邊答曰臣陸處无屋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緒二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作小舡岸上住帝大笑

如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為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定是誰室不以官解益宅

梁已僧玠出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僧玠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以益宅僧玠怒曰豈可徙官解以益吾私宅乎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讓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

客蓋而夜

崔郾室處庫陋無步廡至霖淖則客蓋而夜以就列位

無十尺舍

元德秀未嘗有十尺之舍

不營美宇

唐李義琰為相宅無正寢弟義璉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

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卒不許木久腐乃棄之

玉川破屋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韓愈書

修葺傷百虫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恬然
白若堂屋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
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歸曰

第宅庫廩

杜祁公不知量度遷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庫廩居之裕如出
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絛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
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言行錄

廳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沈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大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

禮廳事已寬矣溫公訓儉

燕居癖塵

呂正獻公公著燕居處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研或十數日不

洗滌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一饌家塾記

無地起樓臺見儉約明

不肯治第

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
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
年踰六十生且益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
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
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能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導吾言無以為慮吏事

賜以近第以下係賜第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嬰脫孝惠於魯元下邑之間乃賜北第之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注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為起第舍

張遼字文遠為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邵虎也為起第舍

輟殿材賜

魏謚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賜第及田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蓋收復長安之功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與大息山松書

梁徐勉

家世清兼故常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里
發穿池種樹少寄清賞又以郊際閑曠然可為宅倘獲縣車致
仕實欲歌哭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小林李茂密桐竹成陰陸
陌交通渠畝相屬等樓迥謝頗有臨眺之美孤峯藂薄不无氣
紛之興雖云小外城門密迹凡為人長殊復不姑當使中外諧
緝人無間言是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尔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也非徒
弃日乃是弃身身一名美惡豈不大哉

陳君賦

潘岳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
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
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

供朝父之膳牧羊酷酪後公瀉之費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依
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溪身寄逸民名綴下土晉京
沂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鬱鬱繁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
究人事之終始若定我居築室才池長楊映沼芳以樹籬遊鱗
澆灑幽苗數披竹木翁鬱靈果參差張公大公之和梁侯烏裨
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一少藥不畢植之桃表櫻胡之
別崇曜丹曰之色石榴浦菊之珍磊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棣
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菲苜蓿
青貨紫芝藜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菜含露白薺負霜柳垂陰車
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飲于泥

雪巢賦

楊廷秀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宇以雪巢尤延之爲作記廬陵楊某復爲
賦之其辭曰

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
相宅兮木杪厭人寰
暗甲薄市門兮器秋壑谷與深蝸廬徧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
高峯曰排林松霄排飛上乃仞之顛凌元一十之階我營我巢
維條伊枚命黃鶴而銜枝驅玄鶴而曳紫芥十丈以爲柱列山
桂以爲棟蘭檉椒其有芬荷蓋及其不動將秀招樵夫朋盜溪
友以落之且有日其喜頌矣夜半風作顛滅林薄天駭地愕山
跳海踴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里然日落忽入窻之夜明悅
身墮於冰谷荒刮骨其寒生窮猿啼與與獨鳴先生夙興而
視之但見千里一編羣山尖碧翔如以力森飄然毗之六出
皓二的一續二籍二
峽壑十丈峻峻
峯會式爲我室式珠我解空無一埃
峯酒醉曰巢成雪至
點我勝繁繼自今匪
雪汁飲中鬚於果澮
其稍曰雪巢標俗子出諸大門之外

余卜居南溪上流溪之濱有喬木一蓋古之豫章而今俗以樟
 名者也其壽苗二百餘載而大且二十圍團然偃蹇死及數畝
 其根盤踞高突地面如巨石礪礪余因募工者土厚培其根使
 平若一臺可坐於客久焉根入土深得所滋養故葉益敷暢停
 午日不穿漏真五六月清陰覆地暑氣不入涼颼時來去春惟
 綠蔭茂蔭共雲霓反元貞凍沍此獨擬秀余又護封殖每為賦
 甘棠之詩余聞南溪上商山之老戲於橘中者謂之橘隱後世效
 山陰之種竹者謂之竹隱慕彭澤之采菊者謂之菊隱擬孤山
 之詠梅者謂之梅隱余愛此古樟遂名吾廬以而溪樟隱暇日
 搜閱書篋得晦菴朱子所書以大字適契余所命名北有大相
 亞模勒揭千廳之楹即其右闢小室又取朱子所書歲寒二大
 字為額以表古樟之雅致室僅容膝處勢最高平挹翠嵐下臨

綠曼陽岸擔簦負火之行人中流披簑鼓柁之漁父比日可坐見
 於兀此之上市廛雖近而一塵不侵余蓋於此而讀書以求聖
 賢為己之學涵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曠昔教育之
 意日力自勉則編輯古今嘉善行類成巨帙窮年終二皆手
 自抄錄尋志序一二書於世者幸七揚子雲不覆舊
 部也乃若坐久神倦起而欠伸則信丁拈帖輩詩又一一快緩
 誦讀心戲睡覺而却之此則樟隱之成趣也其西則築小樓四
 楹去廳對峙又取南軒張子所書藏書閣二大字揭扁樓上雖
 余元資聚書不能多視鄴侯庠架特泰山之學茫然余性健忘
 不可无書舊所讀不復不記以新檢閱積久抽取簡牘散亂則
 必次其中乙使如舊序剔去蠹魚燥以風日蓋效樓上檢書則
 登整書而登曝書則登當此之時慈慈四遊不妨眺望以舒暢
 心目云於秋霄爽然月鑑澄鮮朔風怒呼雲絮飛舞乘興一登

使竟水動宮廟壇樓玉宇去人不遠此又樟隱之勝際也愚余
晨興而登吾山而入而涉台庭仰而瞻吾巨扁銀鈎錦字動有
法度則思其儼若先儒之臨其上顧而見吾古樟龍首與柯
昂霄聳翠則愛其木杲然歲寒之友在吾側是則吾輩難其湫
隘卑陋而難罷倚符之觀固不在於輪奐之美也嗟矣後人之
居於斯者其必讀韓昌黎大兒之詩使有賢如大夫以過考評
道之精粗以不迷厥初可也其必思朱子所記六六遺事以
克辨天之報施其利在此之證也豈能如余
林漸澗懼之識而冬霜傲雪之標心出與輝也
之望也是為印

先君子以孤 文公朱夫子重涇陽之念實教子六年
猶及親父當時講論 西 蔡先生 勉之若居生
特加敬愛 先君十如車之晚年 居建陽麻沙之山

上扁於室曰南溪樟隱蓋朱夫子之大書也述於文曰南
溪樟隱記蓋 先君子之絕筆也又嘗規一便坐取 朱
夫子感寒一太字揭於其楹且係之以詩曰豫章復寒兩
蒼龍雪乾寧瀆匠石逢借重歲寒寒谷字絕勝松拜大夫
封觀是詩也可以知 先君子周窮之志矣噫 先君子
嗜書于不釋卷見於其記者无非述其刻苦問學勉勵後
人將以以儒業也其家法輒犯不遵儕以樟隱記附於
先儒名世之作之次庶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益求
所以承先志云玉祐戊午仲秋上澣孤沫 崇江謹跋

古詩

詠史二首

左思

濟二京城內赫二王侯居冠蓋蔭四街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
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響比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无卿

相與參二空字內所講其以虛言論實足辭賦擬相如彼二
百世後其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
內謁二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欲求游被褐出閭闔高步追
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万里流

飲酒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无車馬喧問君何能尔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與
忘言

移居

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衆為數長久懷此頗有
年今日從茲役辭舊廬何必廣取足潏林席鄰曲時二來抗言言
在昔年又其必賞疑義相下也

讀山海經

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庐既耕亦已
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
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与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
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歸田園居六首

前人

少无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謀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
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
九間榆柳陰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二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
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軌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
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

已廣常恐霜雪至乘落同草莽

又去山澤為浪奔林野娛談笑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立壠
間依昔居計龍有遺願桑竹殘朽株借問採新者此人皆
焉如薪者向我言一死沒无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
似幻化終當歸空无

長恨獨策還崎嶇歷歷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
酒隻雞招沽局日入空中暗荆薪伐明燭重來苦夕短已復至
天旭

種由在東臯苗生滿阡陌虫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
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
有役但願桑麻成蚕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謝公宅

李白

青山日將暮蒼霞冥謝公宅竹裏無人声池中有虛白荒庭衰草

滿發并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二起泉石

示兒

韓愈

始我來京師止携一束書辛勤三十一年以有此屋亦此屋豈无

華於我自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皆半疏剛禁鑿寶鼎冠婚姑所
依於庭內無所二高樹八九株一藤纏絡一春新寒陰救東堂

坐見山雲兩相一馳於甲連兩亭外有瓜一區四偏至不多槐
榆繁空虛山鳥鳴有類澗谷居上歸治北岩騰報清威疎

恩封高平君一從朝拜開問誰來亦知人夫不知官高
卑玉帶懸金紫門客之所為魏冠堆唐履酒金肥无也某梁以

相類此此半中人十九持以樞問誰去烟草与殘如來過
亦无事考評道精靈蹊二湖李墻并口有杖以能問不能其

蔽豈可杖時我不消節事与庸人俱安能不然此比有於朝儒
詩以示兒曹其下送歎初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

李德裕

昔聞羊叔子，美譽在東渠。一不念，路徘徊。思簡書，乃知軒冕
客。山步田園，疎翠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一上，身時用。風志在
林，蕭維抱山水。疎敢布仁智，居清泉。繞舍上，竹陰庭。除幽
松蓋密，小池連。葉向從來，有好鳥。沂汶躍，鱗魚小室映。川陸鳴
泉，豈蓬戶。張河舊，偷采金。河，除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
瞻前愧魏舒。

凶宅

白居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來朱門內，房廊相對長。前主為將
相，得乘竄已庸。後主為公卿，寢疾疫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
相鍾。自從十年來，利上人翁風。雨墜簷際，蛇鼠穿牆墻。人疑
不敢寘，日毀土不功。嗟三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
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肯。凡為大官人，年祿多萬崇。

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勢驕者物之，恩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
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上，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
諭邦。周秦宅，峭函其宅非不同。一與八百年，一死塋。夷宮寄語
家，与国人凶非宅凶。

傷宅

白居易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墉外回環。巖巖六七
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二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冥暑不
能干。高堂虛且迥，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
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敗肉，庫
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尔骨肉間。豈无貧賤者，忍不救飢寒。
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新居感詠

杜世昌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田遲。一旦得引年，九天不聽卑。為吏造一品

祿俾及百年期恩深淪骨髓感極橫涕洟始營菟裘地來向雖
水湄城隅窮僻匠者寧求竒卜築悉由已軒牖亦隨宜外以
庇風雨內以安妻兒燕雀吳羣噪鷓鴣才一枝因念古聖賢名
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无立錫
文終防勢奪景桓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負
者適會承平時无術毗万務无才撫四突為郡亦齷齪勞心徒
孜孜保身已天幸拊已宜自知開卷顏間厚復懼來者嗤昂哉
知止足清白猶可追

因舊一首 并序

蘇子由

予因卜此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
百餘万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卜之舊而易其尤亦可子孫若
賢當師公儉子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鷓鴣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

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為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二伐楸楸日
厭斧斤声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忘与力爭
青楊易二棟赤榆換双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役已輕鄰侯念子
孫不處高閨闕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遷居

洪玉父

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室再歸已傾畝今歸但喬
木竹落荆薪扉上為鷓鴣鳥都下為雞犬棲相彼東北隅二畝以
為基積塊与運甃突窪而培瘳成茲道旁舍空我橐中資空室
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相三四株當窗發華姿馨花入懷袖似
与遷徙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骨相自不媚况復筋力微
收此衰病身与汝長相依松楸幸在望鄰曲不見遺為巾隨里
杜庶以保期頤

卜居

朱元晦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焉材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
西深谷開平曠苑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
誰求誓捐三徑真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惟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
无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竹必蒼兔裘

杏為梁刺居處奢也

白居易

杏為梁柱為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
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
歲官收別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
逆旅中身是主人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
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抚掌迴
頭笑煞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
家宅屬他人詔贖賜还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廬

大屋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旁拜
揖何紛紛二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及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
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二應始知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二飛渡江洒江郊高者挂
冒長林梢下者飄泊沉塘坳南村兒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對面
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
卧踏裏裂床屋漏无乾处雨脚如麻未断絕自經喪乱少睡
眠長夜沾湿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庐獨破受凍

死亦足

濂溪詩并序

黃魯直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
壑初不為人窘東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
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少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
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投告
身欲去使者斂手听之趙公閱道号称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
公以使者臨之其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後廼寤曰周茂叔天下
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更得
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
青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
所安樂蠟水而成名曰濂溪去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
之美雖然茂叔矩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名

非於奉身而燕及萃娶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
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求久所得多矣茂叔謹擇
實避 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燕皆好李承家求予作
濂溪詩思詠替德茂叔雖仕官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

故余詩詞不世故猶髮髯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
兮觴酒寫溪声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听潺
湲兮盪澄明激貪兮敷薄非青蘋白鷗兮誰与同樂

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与客就間人聞擊音兮不知何處散
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
同字兮雲月為家懷連成兮佩明月魚為親人兮野老同社而
爭席白雲蒙頭兮与南山為伍非夫人揜臂兮夫誰敢侮

律詩

絕句

白居易

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

題李欵幽居

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後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庐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
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

裴度初立第於街西只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賈島
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
花落秋風起荆棘滿
庭君始知

履道居

白居易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
古計微大有高門鎖空宅主人到
了不曾歸

汶川村居

張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瞠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
公戲兒孫

茅簷

王介甫

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
闥送青來

卜居

白居易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長安蝸牛猶有舍不如碩
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錫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漁豈與賢聖

卜居

杜甫

浣花流水水西東，主八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小橋，更有澄江小釣，老愁無數。蜻蛉分上下，一雙鷓鴣對。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廢宅

朱慶餘

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屋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閑人寄看花。荒蕪欲推塵滿，極小池初涸草侵沙。榮華車馬多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襄州漢陽王故宅

皮日休

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舊舊說賢王。林園一半爲他主，山水虛言是以前。鄉戟云野蒿生草，瓦舞樓傾鶴污灘。梁柱天功業，終何事不得終身似霍光。

題故人廢宅

方干

寒日凄涼入破門，鮫人一飯尚知恩。閑花舊識猶含笑，院石無

情更不言。樵叟和巢伐桃李，牧童兼草踏蘭蓀。靈鴈笑味隨風去，唯有聲二蜀帝魂。

廢宅

吳融

風飄碧瓦雨推垣，却有鄰人爲鎖門。幾樹好花空自盡，滿庭荒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栖燕梁空雀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

京師廢宅

張又潛

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牆植兩昏殘書，朽樹經陰長寄生。門下名人時洒掃，舊時來客歎平生。肥醜驕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日榮。

訪楊監宅留題

周子充

楊監全勝賀監家，湖山比賜書華回環。自開三三徑，頃刻常開七七花。門外有田聊伏膺，空中無處不煙霞。却愁下客非摩

詰無書無詩可得誇

和謝

楊廷秀

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队尋
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無論藏去傳詒
厥括向田夫野老誇

詩話

買宅遺康節

嘉祐七年王宣徽拱辰及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
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嘏宅餘財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
之宣鄭公命其友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庶寧
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二月人不忍買諸公曰
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
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築始得功正分道

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窅虛巒瀟瀟臺迥
繁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豈水
竹腹心裏營為我淵數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曠傲陪真侶
經營何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因降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
重謝諸公為買園具園城東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
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傲熙寧出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開
客道德坊中舊散仙冷浦清風朝滿袖昔年皓月夜盈軒接籬
倒戴支何畔談麈輕搖楊柳邊階徹銅駝花爛漫院邊金合草
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日眠洞院長生且有主窩
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
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
今宅契司馬溫公云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
節初不改也

梁生芝草

宣和間主將明賜第賦而以梁生芝草為基者事與臨幸適又
兩梅澗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為十七字詩者曰和公賜新第
梁上生芝草為其脫下來膠少詩話

第三間

東坡和陶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若王二間南中劉聖我其棟替曰善
乎龐公之言此之尚八無是若處茅屋之內且無放殺之酷罹
乘之凶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續集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居處部

先廬

昔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金勝

羣書要語

詩曰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坡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
坡喬木依然擁舊廬坡

古今事文類

請復舊宅

齊景公欲更邑子之宗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鄙陋不可以居
請更諸塗坡書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帝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
公更其宅反則成文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旧則使宅
人反之且諺曰非宗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
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
復其旧宅公弗計因陳亘子以請乃許之左昭三

有宗一區

楊氏之先楊季処岷山之陽曰耶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以農
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海錄

頤保祖宅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
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

不改衡門

後周王褒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雖貴鄉里旧宅不改衡門

先人弊廬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
人之弊庐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願明公正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

權臣莫奪

楊損居新昌里与路徽弟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巖弟損曰
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弟遂命
也卒不与

同前

李德子訥為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允舍以廣第訥叱曰先
人旧庐為權貴優處地耶

不敢改作

韓滉性節儉室先无缺無弟洞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

等奉之常恐失墜之文改作以傷後德門當列戟以父時業門
不忍懷故不請

不中增贊

李愬其昆弟相家勳貴於室戶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无所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從外鄉

士大夫發跡寵由貴為公卿謂父祖旧廬為不可在而更新其
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對疇而遷於邑自邑而
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變而六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
非有大不得已則不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
夸翊之著于詩文且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
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隴岡公

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
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迺
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見於文字乃
發舊藁而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
非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翰林為學士忽八
年間歸穎之心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予今年六十有
四兒亦得慕穎之志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臺及青十
有七篇附之時無寧二年也公少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遠
於穎蓋無幾然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
四子比以為穎人隴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之是因一代青蓮
而墳墓乃隳為墟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
也若宋城之在且與乃因兒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
無以為歸復歸于常州口而捐館文定公雖善詩而治命反葬

於眉山云

門

羣書要語

門門也言在外為人所門摸也司門掌授管

竄門柴門主實小穿壁為戶上銘下方狀如圭也儒有衡門

之下可以接蓬請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夫禮明也君子能

出入是門也方步踵門而告許行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盡心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盡心或

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然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

之在門墻則麾之楊子門雖設而常關陶集稚子候門同上

詩句門多長者車村敲門驚晝睡韓利有客至韓寓春風入水村森喬木映朱門荆公門垂碧柳似陶潛李丁丁

啄門如啄木韓

古今事實

式其闕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闕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

安敢不式呂氏春秋

三過不入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

荷蕢過門

子擊設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乎

閉門不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

踰垣而辟之並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大石之喻

呂不韋注見子楚說曰吾能天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不韋曰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本傳

掃門求見

魏勃掃門欲見刑曹參常早起掃其門參用為舍人

以席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陰德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甘館問壞父老方其治之子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重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免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亦為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門可張羅 見市交門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王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裾乎

通德門

後孔融告高密縣特為郭玄立一鄉曰郭公鄉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後其門闕矧乃郭公之德而无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号通德門

如登龍門 見謁見門

臣門如市

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

門容馬車

晉陳頊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訢笑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仕至梁州刺史

門容長戟

晉王濬嘗起宅開門前路人或謂之大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階級咸笑之濬曰陸機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迂

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為江州刺史相軍詣祭酒時廷尉張闓住小市於奪左右近宅以糞其右乃私作都門早閉是開人患之訟於州府不見省會循出連言諸循贊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之聞闓毀都門諸循致謝

閉戶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門掃軌

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杜密傳

車馬填門

王暕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異當權每休暇車馬填門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異門曰此中輻湊能不至者大小王

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幼弟也為東陽太守

古今文集

律詩

詠門

龍昌期

樞動本為榮辱主長因外力細推尋乾坤出入无窮家夷狄閉防有限心拚到善人非遠大開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舜禹韶奏穆二天以合化今

鄰

五書要語

五家為鄰 五鄰為里 五里為鄉 五鄉為鄙 五鄙為縣 五縣為州 遂田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中国異

制遂人令五家為一鄰使之相保大司亦治比其鄰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齊鄰亦焚香不相曲禮睡八四鄰以番

王室尚書親仁善鄰國之室也愚六故昔也鄰天之道也左傳
棄背鄰惠執恤之司以鄰國為壑孟子君子居必擇鄰可
以愚也孟子

王翰願卜鄰也孟子孟母鄰杜傍舍頗濃厚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借問首洞一墻頭過酒醪長席俯長流村斟酒聚

比鄰與明醜女來以歸還家四鄰李白卜居乃此地詩仁

為比鄰李白任屋生連墻住夾於莫間韓井水分西鄰竹陰借

東家坡是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劉禹錫明月好從

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白居易元八卜鄰皇恩若許歸田

去晚歲當為鄰舍翁柳子厚劉禹錫耦耕若便遺身去黃髮相

看万事休劉和蚤晚青山映黃髮相看万事一時休坡

古今事實

三徙卜鄰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堊孟母
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買父曰此非
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季舍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季長季六藝卒成大儒列女傳

焉用陪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
用亡鄭以陪益也鄰二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之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襄三十一

栗與鄰里見東門

連墻不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請謁

惟鄰是卜見先廬門

不納髮婦見寡妻門

同前

昔顏叔子嘗獨處於室鄰之髮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秉燭放乎旦而薰及束薪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嘗人有男子独处於室鄰之髮婦人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鄰燭分光見燭門

東家丘見師生門

灌其鄰瓜見瓜門

里母束緼見火門

百萬買鄰

梁口僧珍字元瑜為南充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

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性甚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於武帝拜衡州刺史

祭竈請鄰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從入舍祭竈請比鄰

鄰墻得酒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無以致誠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鄰人密於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挑女折齒見齒門

鄰居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謹引

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備雜談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

益地與鄰

陳豎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豎地自益豎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二竟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大守周府君高豎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會稽典錄

鄰居占地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四鄰侵我二從便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二子弟不敢言

鄰近相招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曰自此可時相然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閒過親日間相招未必來不召或曰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古今文集

律詩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視人有一不巧語得之煙山春

題鄰居

于鵠

僻巷鄰家少茅屋喜此居寒梨常共煮流蔬亦同采博夜朝尋菜分灯夜讀書雖然任城市還得似樵漁

過南都未山水真

杜甫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迴池端客村非
遠殘樽席口殘香甚多道氣從此數定隨

北鄰

杜甫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醴岸江華愛酒晉山
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無到逢高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椽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棗割我鍾
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貧賤各兒童喜得食
除烏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君洛今而倍之故詩

中頗致其怨

司馬君實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班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
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閑他年決意歸何
處便見交情似薄間

謝邵堯夫見訪

富彥國

先生自備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然不起獨甘窮
巷寂無依貫穿自代常採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
訪醉和風雨夜淅淅

詩話

鄭若同并

梅堯臣贈鄉君詩曰云壁深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鎰亦有喜
李少保一蘇云并美於此麻姑村共秋声此句尤閑遠也雜語

樓閣

君書要語

樓重室亦閣也。文樓賤也。言牖戶諸射孔高明。觀遠樓然也。釋名：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

樓一名譙，故增美態之樓為麗譙。麻葛樓，豈茲樓以四望。方聊暇日以銷憂。軒楹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王粲賦：閣樓也。文，楚陽城之延閣。飛觀擢于雲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室左右，其廊之有也。首又云：延長也。左思蜀都賦。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綉栊金蓮花柱。玉盤龍龜照行藏，獨倚樓。其長笛一聲，人倚樓。趙鼎：面春繁飛閣，山谷：嵩三十六終日對高閣。注：目寒江倚山閣。

古今事考

十二樓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此作飛廉觀。漢書及三輔黃圖。

秦樓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王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居數日，感鳳凰來，集一夕皆隨鳳去。別世傳。

庾樓

庾亮字元規，仕晉。嘗曰：諸位史，嚴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登南樓，不覺庾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只後不淺。便據胡床，与浩等談詠。

綠珠樓

石崇有妓曰綠珠，姿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綠珠因自投于樓下而死。

此樓名曰嘯

劉琨在晉陽身為胡騎所圍無食南琨乃與百餘人登樓守嘯賊聞之皆懷然衣盡不暇去

迷樓

隋煬帝開汴河之漕為江都之游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宮建既成昇之曰彼吳山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

華等樓

唐元宗於宮內南置樓其西書曰花聖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籌邊樓

李德裕徙劍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人相入首圖之左右道與吐蕃接者圖之

燕子樓

張尚書有愛妓曰盼二尚書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白集

五鳳樓

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

岳陽樓

滕宗諒子京左宦法守已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為之記郡僚宣落成之日京云落甚成待痛飲一場凭欄大慟十數聲而已子京果死於岳州

校書天祿閣 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投閣

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曰性忠莫自投閣

麒麟閣 兄傳神門

凌煙閣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本紀詳見畫象門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顏勳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无能知者召蔣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蕩蕩橫無際注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迂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

之情得无異乎若夫霖雨霖、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櫓摧溥暮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譴滿目蕭然感極而忘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青、而、以、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以樂何極登此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若、笑、嗟、大、乎、掌、求、古、仁、人、之、心、以、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十者如椽竹工破之刻去其節用、陶、尾、比、屋、皆、然、以、其、便、廉、十、一、省、也、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茶、寮、空、楹、因

今太守趙君以清白頭平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
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
內我不敢。氏縱。青真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傳守只與前後十
年其政清靜。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岳。勿偶不詳也政
在平平在。又加以不倦。脊上可使。汰窮。國。可。供。富。况。蒲。魚。豐。衍
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捐稅直增。享。稟。稅。不。葬。女。不。嫁。
廢。疾。无。醫。死。无。松。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
久。近。惠。而。不。及。遠。利。也。故。錄。以。收。憚。君。名。某。字。漢。英。

古詩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朱元晦

隆堂謹前規傑閣從奇觀馮欄俯江山極目眇雲漢主人沂上
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融无間斷我來抑何幸屢此承

晤歎平生帶各肯若曾水泮繼今兩切之保合勤且之万事
儘紛紛吾道一以貫

寄題張欽夫春風樓

揚廷秀

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溼泗四海无人万古空詠歌一
聲滿天地不應東閣勝東山浮雲於渠了不關只餘平生醫國
手未忍傍觀縮袖間樓中古書積至斗樓外春江綠如酒權門
得似聖門寒方波橫流獨回首向來沂上瑟聲希由來相顧只
心知至今留取一轉語不知何詠亦何歸

題鄂州南樓

黃魯直

工東江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无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
山來畫圖雲筵披襟夏簟寒肯吞雲夢何足言庾公風流冷似
鐵誰其繼之方公悅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飢卒老不眠。夜聞二人笑語言，羽衣著
履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廩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鏗落門
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
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有持歸。包裹弊席，駐夜穿苑屋光
射天里，問來觀已變。迂似石非石，鈇非鈇，或取而有衆忿喧訟。
歸有司，今幾年无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与考
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唐圖經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推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憇于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憲間遽相傳。

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律詩

登鶴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同前

王之渙

白日依山尺，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尽日橫。荒村生斷
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送孟浩然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樓上

劉禹錫

江上樓高十二梯梯登遍與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

南樓書事

黃曾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聚遠樓

東坡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為疆界何啻人間万户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无語心在飛

馮咸沒間

登岳陽樓見湖門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古人伏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後村詩話

鶴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鶴雀今無野燕過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鶴雀樓

李益

鶴雀樓前百尺烟汀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沉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短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相思處滿目非春亦自傷

燕子樓

陳薦彥升

僕射新阡狐兔遊行兒猶住水邊頭風清玉簾慵欲梳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竟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送斷殘花一文休

雜著以下係閣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詳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畫軫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宝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其崇墜枕夷夏之交賓王及東南

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紫戟送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季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休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涼水及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巖巖駉駉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叠翠上出重霄飛閣流川下臨无地鶴兮鳧兮窮島嶼之紫迴挂殿闌宮列岡亦岌之躡勢披綺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吁其駭曠閭闔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鴻陣驚寒吉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織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一難并寫睇眇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竟宇宙之无旁與及悲來

識及虛之有數望其安於日下指只會於要間地勢極而南滇
深天甚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
他鄉之客懷帝閣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
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死買詎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望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
北海雖餘扶搖可接東嶠已逝桑榆非晚子昂高舉空懷報國
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室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
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揚意不逢旣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
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榮矣羣公敢竭鄙懷恭

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
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今中丞公作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
徂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褐
揚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
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
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僕得
一至其處竊竒自賞所願為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

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表悉爲治
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
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投湯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
於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
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益軍
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
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在壁今二十二年
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暮月公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致公應
曰諾於是棟楹梁榑板檻之屬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无級輒
之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无廢後觀工
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
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薛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

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
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古詩

登閣

朱元晦

橫空古殿新閣高處絕凌氛野迥長風入天涼秋氣分憑欄生逸
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登快閣

黃魯直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
道月分明生弦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
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國